

农民工王中华的讨薪路

文/本报记者 张浩 图/本报记者 孙国祥



讨工钱的事一直压在王中华心里，有时候愁得难受，就抽根烟解解闷。

王中华着急了。来潍打工半年多，眼看年关临近，8万多块的工钱还讨不回来。

一起来的同村的工友们都回家了，王中华还不能走，对于他来说，要不到钱，就没脸回去见村里的老少爷们。是他组织大家过来的，他就得挑起了讨薪的担子。

“再等等吧，或许就能要回来了”

12月2日早上6点半，王中华起床后按下了电饭锅的加热键，里面是前一天晚上没吃完的豆芽炖豆腐。

当天早上，跟他一起来打工的自家三哥要回日照老家。天冷，王中华想让他吃点热乎的再走。

“不再等等吗？再等一天或许钱就能要回来了”，王中华劝了自家三哥，然而话说出来他自己都没有底气。工钱已经欠了半年了，明天就能要回来吗？

讨薪遥遥无期，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却摆在王中华和他三哥面前：再不回家，他们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。

王中华和本家三哥一直住在坊子一个工地的在建住宅楼的地下室里，十几平米的地下室里铺了两块木板，他们把带来的被褥铺上，就算是一张床了。打工的时候还不定时的发点生活费，现在生活费也没了。

要回到老家日照莒县乔山镇王姑山村，需要48块钱。

王中华算的很仔细，从坊子坐公交车到潍坊汽车站，一块钱。有时候带着铺盖卷的话需要两块钱。从潍坊车站到日照莒县，38块钱。从莒县到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村，8块钱，从那里再走5里路，就到了王姑山村。

虽然一再节约，两个大男人平时一天只吃两块钱的馒头，配着咸菜吃，“奢侈”一把的豆芽炖豆腐一共花了3块钱，然而手里的生活费在一分分的减少却是不变的事实。

本家三哥选择回去。他身上还有40块钱，王中华从自己手

里的34块1毛钱中拿出了10块，给他添做路费。

跟王中华一起来的人先后都回家了，他还不能走。是他组织大家过来打工的，他告诉自己，大家的工钱也应该由他讨回来。

“活干完了，钱却没等来”

2011年2月27日，王中华和村里的12个村民一起来到坊子凤凰太阳城的工地上，他们的工作是混凝土施工和零工。

这不是王中华第一次来潍坊，在2009年的时候，他就在坊子的一个工地上做过工，也是那次，认识了现在的老板李永栋。看着王中华干活实在，李永栋手里有活的时候又想到了他。

2011年的2月份，李永栋来到王中华的老家，他在潍坊承包了一个工程，让王中华帮着找些人一起来干。“没有问题”，王中华答应道。今年39岁的王中华已经在建筑工地上摸爬了15年，出去干活碰到缺人的时候，王中华就会想到村里的老少爷们，时间长了，也成了习惯。

王中华很快找了12个人，都是经常跟他一起出去打工的，大部分都是本家。有的喊哥哥，有的喊他叔叔。当时说的很清楚，费用都是按照建筑行业的规矩，一年三清，麦收、秋收和过年的时候各清一次。

从2月27日一直到6月9号，家里的麦子要收割了，王中华他们负责的四座楼的施工工作也基本完成了，到了麦收清欠的时候，他们8万多的工钱却延期了。

“活干完了，钱却没等来”。钱发不下来，家里的麦子等不及，加上拿着老板写的欠条和说的保证，王中华觉得自己的工钱不会出问题，就先回家忙麦收了。隔了半个多月，王中华接到老板电话，说工钱快下来了，让他来拿。

王中华和4个村民再次来到潍坊，工钱没有马上拿到手，他们就一边干活一边等，这一等却又过了两个月。

“你们的钱肯定瞎不了”

时间到了9月8日，到了秋收的时候，王中华他们又要回家

忙了。这次他们是带着钱回家的，但不是第一次的，是他们第二次那60多天的工钱，王中华拿到了8375元。第一次的工钱，还要再等等。

回家秋收的时候，王中华就感觉到压力了。家里经常有人来寒暄，“来钱了吗？”都是来问第一次去潍坊做工的钱，男人不出面，来的都是家里的女人。

王姑山村位于山区，除了农忙季节，村里很少能见到成年的男人，大部分都会出去打工，而干建筑成了他们中大多数的选择。王中华知道大家都是靠卖力气干活，赚点钱不容易，家里都不富裕。除了外出打工赚点钱，靠家里人种地很难有结余。

思忖了再三，王中华做了一个决定。他把自己手里的8375块钱留下了400块，剩下的他挨家挨户地送了过去，钱肯定不够，日子好点的他少给些，日子差点的多给些，临走的时候，他都会说一句，“你们的钱肯定瞎不了，一定会讨回来。”

王中华是自己做的决定，并没有跟妻子商量。妻子知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，不只是为了两个孩子的学费，家里的生活费，想的更多的，是王中华右腿里还镶着的那块钢板。

去年王中华在青岛打工的时候，因为事故摔断了腿，在床上整整躺了三个月，腿里加了一块钢板，原定是2011年5月份拆，打工的工钱没发下来，手术费也一直没找落。

王中华没有想别的，家里的活一忙完，他又回到了工地，这次跟他来的，只有本家三哥。

“我知道老板也没钱”

本家三哥回家了，地下室里只剩下王中华一人。住的地下室里一个堵着风口的袋子松了，也没心情重新包扎一下。他默默的从床边拽出一个塑料袋，里面是妻子给买的烟丝和卷烟纸，抽出一张卷烟纸，捏一缕烟丝，包好、拧紧、点燃。

“就是这个戒不了”，王中华有些苦涩地说，他抽烟但不喝酒，有事没事都喜欢点一支。抽不起好烟，他就买最便宜的哈德门，这得的5块钱一盒。妻子嫌他抽烟费钱，就给他称了一包烟

丝，这个便宜，而且扛用，抽了两个月了，还有大半包。

想到妻子，王中华不禁叹了口气，工钱讨不回来，他真是没脸回家见人。摸出钱夹看了看，还剩下24块1毛钱，眼看着就要“断粮”了，王中华只好再给老板李永栋打电话，李永栋把他接到了自己家。

提到老板，王中华一个劲地说：“他是个好老板，但是我没有办法。”王中华说，来潍坊打工大半年了，老板都很照顾他们。有时候工人们晚上加班，老板就从附近的饭店里给他们定一锅排骨。建筑公司不往下发钱，李永栋也没钱给工人开工资。

“我知道老板也没钱”。王中华说，老板还有60多万的工钱没要回来，手里也没钱了。有一次老板6岁的儿子要吃根火腿肠，老板都没给，口袋里有个三十五十的，都先拿出来给工人当生活费。

老板是个好老板，但是大伙的钱也不能不还。王中华没有办法，打起铺盖卷搬到了老板家住。王中华的到来并没有给李永栋的家庭带来不和谐，李永栋还被父母一个劲地告诫：“农民工赚钱不容易，他们的工钱不能欠”，这让王中华很是感动。

虽然如此，王中华心里仍不是滋味，他每天晚上一直在外面溜达到9点多才回去睡觉。“不冷吗？”“外面冷，心更寒。”

“要不到钱，就在老板家里过年”

12月2日上午10点，王中华再一次来到坊子区清欠办公室。一进门，暖气抵挡了外面的寒意。地方不大，只有两张办公桌。一个工作人员在接待反映问题的农民工，旁边有两个附近的老人在下象棋，手里象棋“咔咔”的声音在这个烦躁的环境里格外刺耳。

几个农民工在围着桌子反映问题，大多数都跟王中华一个情况，活干完了，工钱却没有着落。在桌子一边摆着一个清欠记录，随手翻开几页，一个个的工程，一项项的欠款，尤其是进入11月之后，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反映欠薪的问题。

王中华把自己的情况说了

一下，工作人员让联系一个清欠办的负责人。电话通了，对方说王中华手里的欠条不管用，需要他再找建筑公司开一张欠条才行。在旁边的工人听到后觉着有些可笑，如果建筑公司愿意开欠条的话，那直接去法院起诉就可以了。

王中华之前所住的地下室没有门，他自己找来块破旧的三合板挡在了门前，用铁条别住，上了锁。没有值钱的东西，但是干活的家伙丢了他也赔不起。他也直接去建筑公司找过，但是“说不上话”，工程是层层转包，他们只能找包工头要钱。

王中华第三次来潍坊的时候，在同一个工地干活的老赵劝他，找个别的地方干，不至于把劳力都搭进去，王中华没听劝，他心里想的是，“在这里干着活，工资或许还好要一些”。

12月8日，再次见到王中华是在李永栋的家里，两个眼睛充满了血丝，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，能做的都做了，欠下的工钱也还没拿回来。“要不到钱，就在老板家里过年”，在他看来，如果拿不到钱，他就是失信于人，就没脸回家过年了。

没那么简单

为切实确保建筑农民工足额领取工资并顺利返乡，潍坊市建设局在11月份发出《关于切实做好春节前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农民工工资清欠工作的通知》。通知要求，要排查已受理拖欠案件的查处情况，凡是还没有处理结案的，11月底前必须结案。同时，排查可能存在的拖欠因素，要覆盖到每一个工程、每一家施工单位，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要责令立即整改。

按照总承包企业负总责的原则，凡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，首先由总承包企业垫付。情节严重的要暂停招投标资格，并予以资质、资格限制，系外地进潍的企业，清出潍坊建筑市场。

王中华从报纸上读到了那个消息，但当欠薪发生自己身上时，事情远没他想的简单。



无奈是王中华惯常的表情。